

錦江禪燈
點南會燈錄

黔靈叢書之三



錦江禪燈
點南會燈錄

(川)新登字 014 號

責任編輯:李 道

封面設計:洪 斌

責任印制:李 平

錦江禪燈 黔南會燈錄

編委會 整理

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成都望江路 29 號)

四川五洲彩印廠印刷

787mm×1092mm 16 開本 36.5 印張 50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2000 冊

ISBN 7-5614-1667-9/K·188 定價:50.00 元

《黔靈叢書》編輯出版緣起

中國共產黨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來，佛教重興，各地寺廟維修新建，紛慶落成，佛教活動漸趨正常。愛國愛教、利民利生之人間佛教觀已形成共識。然經歷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後，大德凋零，法音絕響，幾成斷代。是故培植後繼，弘揚佛法，振興佛教文化，實為當前及今後長期要務。所幸年來佛學院校多有成立，講經宏法，學佛之風日進。而各地大寺院編修誌書，出版論著，發行刊物亦日見增廣，堪稱法喜充滿。

衲不敏，受命住持弘福寺十年來，在宗教領導部門之指導支持、四眾佛子之努力協作下，寺宇建設已具規模；日夕念誦，說法講經，奉行如儀。鑒於寺中原有經典藏書之蕩然無存，幾年來請得《乾隆大藏》、《中華大藏》、《大正藏》、《房山石藏》各一部，其他各種佛學書刊數百冊，皮藏於新建之經樓，供僧徒信士參習。特有憾者，本寺開山祖師赤松大和尚親修之《黔靈山誌》及《赤松語錄》更無一冊之遺。繼宗風，傳心印，勵清規，蓋不能無礙矣。爰是多方搜求，則原版已絕，僅得民國年間鉛印本山誌一冊。雖有後代詩文雜入，然原誌內容具存。因即聘請文史學者諸公重行標點付印，俾資參習流通，傳之久遠。唯原誌係清康熙年間所編，以後迄未續修，多年寺史闕如，尤如近代興衰不能無紀，因又謀劃續修新誌。但年久失記，資料難集，印行稍待時日。

復以黔省佛教雖自唐代已有傳人，歷經宋、元，而記載無聞。然至明、清之際，則佛教昌隆，臨濟之宗特盛。天童密雲圓悟大師之孫，破山海明大師之徒，法裔蕃衍於全黔，且各為一方宗師，振興佛法，扇揚宗風，影響黔省文化民風，厥功實偉。康熙時，天龍善一純禪師編著之《黔南會燈錄》即列舉臨濟高僧

幾近百人，另有曹洞宗師等共一二一位。並謂：「若自明迄清，風聲所樹，吾黔宗教已廣。且各家亦有語錄流行，卓然可觀，較量諸省，不相上下。何近代竟無傳也？」論者謂其時中州禍亂，高僧大德乃至遺民徙黔者多，故能臻此盛況。惜乎高僧大德之語錄論著多已失傳！然此後見於著錄者亦有數十種，但今罕見。年來廣事搜集僅得數種，片羽吉光，不啻拱璧。故亦同時予以標點重印，一併編為《黔靈叢書》。匪獨發潛德幽光，亦所以弘揚佛法，保存文獻。流通中外，傳之後世，當有助於佛學之昌明；供學者之研習，作應有之貢獻，則區區之願也。印行之日，叙其緣起如上。

貴州貴陽黔靈山弘福寺釋慧海謹識

一九九六年六月丙子五月

補記

一九九三年癸酉夏，日本東京石田肇教授來貴陽參加學術交流會議，獲悉弘福寺正輯印《黔靈叢書》而深感於文獻資料之不足，返國後即蒐集日本收藏黔僧著述十餘種，於是年冬復印寄贈。諸如《錦江禪燈錄》以及明末清初在黔宏法諸大德，象崖、敏樹、燕居等禪師語錄皆在其內。先此夢求不得者，現則燦然陳列於香案間，蓋不勝法喜矣！編入叢書，如擁百城，更不止為一寺一省增其文獻寶藏。其嘉惠佛門，沾溉後學，功德誠為無量！石田教授古道熱腸，欽仰之餘，更無辭以答謝矣！即此，亦以見佛教之振興，必有百緣輻輳。喜而補綴數語，以志因緣。

愚衲慧海又識 一九九七年丁丑夏

《黔靈叢書》目錄

黔靈山誌	天一悅禪師語錄
錦江禪燈錄	靈隱文禪師語錄
黔南會燈錄	梅溪度禪師語錄
敏樹禪師語錄	燕居申禪師語錄
赤松領禪師語錄	聖可玉禪師語錄
瞿脈和禪師語錄	蓮月正禪師語錄
丈雪醉禪師語錄	山暉浣禪師語錄
月幢了禪師語錄	雲腹智禪師語錄
善權位禪師語錄	語嵩裔禪師語錄
广石聖禪師語錄	貴陽高峰了塵和尚事蹟

總目

前言	(三)
錦江禪燈	(二九)
黔南會燈錄	(三九五)
附錄：黔靈臨濟禪宗世系	(五二九)

前言

錦江禪燈、黔南會燈錄（以下簡稱禪燈、會燈錄），是兩部記載地方禪宗傳承世系及機緣語句的區域性著作，也是全國罕見的兼顧禪師思想學說及學派歷史發展的地方性學術史要籍。無論研究西南佛教源流，抑或稽考一方文化史蹟，都離不開這兩部重要的僧家典籍。

一

禪燈作者通醉（一六一〇——一六九三），字丈雪，祖籍四川內江，生於貴州桐梓蘆溪里，俗姓李。五歲出家，從僧天祥習經史，後依古字山清然禪師落髮，因聽講法華經，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乃大起疑情，曰：「成佛憑麼容易耶？」遂遊歷名山，徧問禪宿，而疑情益熾。後至萬峰山參破山海明，問：「雲門乾屎橛，意旨如何？」破山回答：「脹壞了我，餓壞了你。」隨即作卧勢說：「老僧不參禪，只愛伸脚眠。」丈雪更加疑駭。一夜，因倒穿鞋，脚套不上，擬伸手拔，忽然猛省。又一日隨破山過白兔亭觀瀑布，破山書一偈與他說：「畫斷蒼巖倒碧嶺，紛紛珠玉為誰傾？擬將袋鉢橫攔住，只恐蟠龍丈雪冰。」丈雪之法號，即本此而來。

崇禎九年（一六三九），丈雪往天童山參密雲圓悟。一日上太白山頂拖柴，偶碰竹簽傷足，血迸污地，忽聞密雲擊梆之聲，豁然大徹香嚴擊竹之旨，一切礙膺之物曝然脫落。歸後曾有一偈呈密雲云：「兩脚行來古路平，通身棒眼血淋淋，而今始識牛和馬，鼻孔分明搭上脣。」於是一衲飄然，出至金陵天界寺，後

回萬峰山，得破山印可，遂為臨濟義玄三十二世正宗，破山傳下第一法嗣。在破山大師印可之前，他求教過的禪師還有鑑隨和尚、靈筏和尚、雪嶠和尚等。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丈雪歸蜀住成都昭覺寺（昭覺是圓悟克勤住持過的著名禪寺），時值張獻忠再度佔領四川，各種軍事力量相互角逐，烽烟滾滾，刀兵橫起，生靈塗炭，慘絕人寰，避難者既多，逃禪者亦衆。丈雪草衣木食，慘淡經營，或棲於樹下，或宿於冢間，堅守道行，說法不已，時人將他與淡竹、靈筏，同稱為「三大士」。入清之後，蜀中大災，他人黔避亂，從一六四七年至一六六〇年，除中間一度短期外出，一直在遵義地區弘法，總計在黔時間達十年以上。滇黔是抗清活動持續較長的地區，民族氣節之士遁逃於禪者頗多。丈雪對清廷的看法和態度已不甚清楚，似乎是以禪師與遺民的雙重身份進行活動的。

遵義樂安江原有興龍禪院，丈雪來此住院傳法，遂易名為禹門寺。他在這裏廣招四方衲子，盛講教外別傳之旨。其遺墨名蹟，道光時大儒鄭子尹尚得獲見。鄭氏播雅云：「今禹門寺存有丈雪住院時語錄，嘉興張玉可為寫真，猶懸堂上。余於彼教，常輕為易知不足學，家近禹門，每過觀舊遺釋藏，環列一樓，而破、雪師弟諸手蹟，體正力厚，純法二王，輒嘆即渠出家之雄，已非不從積學可得，乃姚江、龍溪諸子，欲以一良知良能盡聖人之道，恐真正學佛者不如是也。錄雪師詩，因為吾儒三喟。」雖主要言丈雪師弟之工書，亦可見當年講席之盛。

離開貴州後，丈雪又輾轉於秦蜀一帶，歷主靜明、草堂等名剎。六十四歲復歸昭覺寺，見亂後殿宇荒蕪，道侶散盡，乃率衆次第修葺，恢復了原來舊觀。晚年退居逸老關。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十月，作真歸告示寂，世壽八十四。事蹟見錦江禪燈卷十、五燈會書卷七十、正源略集卷五。

丈雪一生活動，主要在貴州、四川、陝西、浙江，住持過這一帶的許多禪院，即所謂「七鎮叢林，整

頓頹綱，說法如截，鉗鎚侔儻，毫髮無差，正令全施，霜輪雲委」。在漢中主靜明寺時，即得衆人讚嘆：「這樣師表，天下咸稀，臨濟宗風振於漢南矣！」又敢於面斥木陳道忤的勢利和霸道，以致入浙江過福嚴寺時，費隱通容不禁慨嘆：「西川幸有此人耶，所以吳越縑素咸生渴仰。」不過，他的影響仍主要在西南川黔，從他參禪的弟子也以這兩地為多。僅以黔籍或在黔開法的弟子為例，可考者就有月幢徹了、策眉徹智、半月常涵、月莖徹字，希聲徹泳等，再傳黔籍弟子則數量更多。同其恩師破山一樣，他也是道望很高的和尚，對西南禪學的興起，特別是佛教中心由東南向西南的轉移，起了積極的推闡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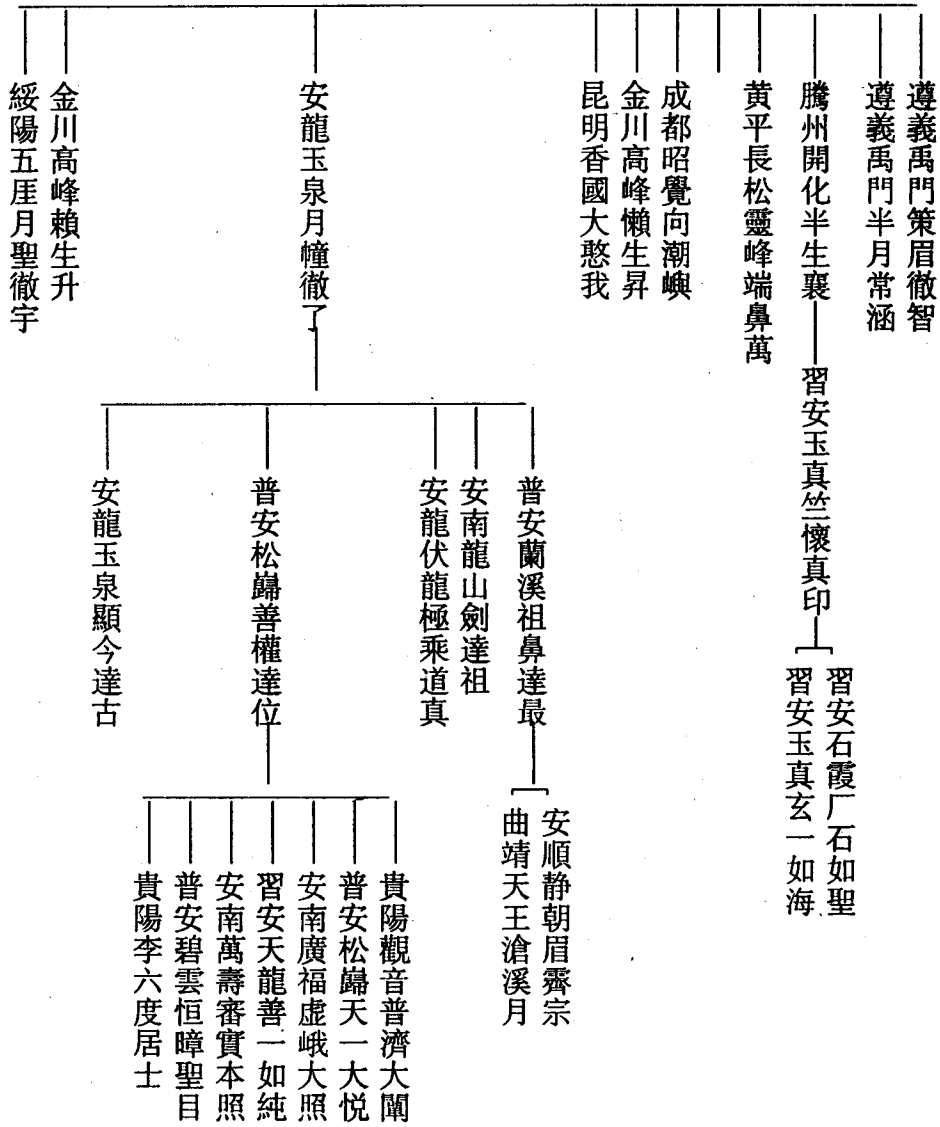
由丈雪而月幢徹了，由月幢而善權達位，四傳之下即會燈錄的作者善一如純。善一，貴州習安（今安順）人，俗姓張，早年在法海寺禮靈光和尚披剃出家，依頂相和尚受具足戒，參善權禪師而師資道契，遂得印證，成為破山和尚一系的法孫，即臨濟義玄三十五世正宗，天童圓悟傳下第五代法嗣。以後又遍遊吳越楚蜀，廣參四方大德名宿。返黔後住普安天龍山普德禪寺，次遷松巖山普光禪院，復住天龍，一生傳禪活動主要在天龍、松巖，是在西南有一定影響的著名黔籍高僧。事蹟見黔南會燈錄卷八、善一純禪師語錄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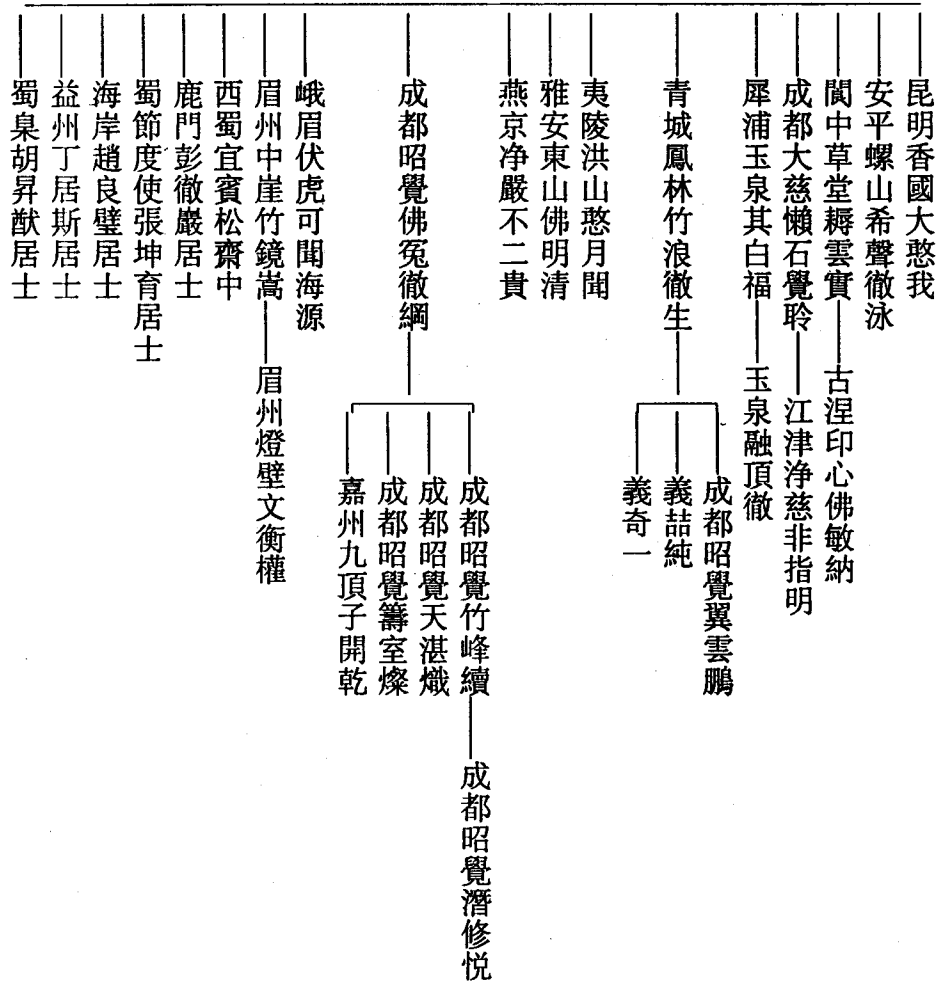
丈雪、善一均有著述傳世。除錦江禪燈與黔南會燈錄外，丈雪尚有青松詩集、雜著文、里中行及語錄，破山語錄十二卷，亦由他參與編定刻版。轅轅居士稱他「復振臨濟家風，可謂淳沱正脈砥柱狂瀾者矣」（丈雪醉禪師語錄序）。善一亦有語錄三卷及續錄一卷，時人說他「務以本分鉗鎚激勵來學，其接人也，機徑截而不涉廉纖；其說法也，語渾璞而不事雕琢，故能感貴筑三十餘城，靡不問道皈信。所謂居人所不居之邦，弘人所難弘之法，今於純公見之矣。」（超嶼善一純禪師語錄序）。

善一得法於善權達位，善權嗣月幢徹了，月幢嗣丈雪通醉，丈雪嗣破山海明，破山嗣天童圓悟，這一法系源流演進，技葉扶疎，無論在蜀在黔，均有很大影響。茲將丈雪法嗣表列於下，即可窺當時敷教之盛。

遵義禹門丈雪通醉

前
言





破山禪機鋒逼人，多以棒打啟悟禪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同時強調參禪與念佛，參禪與學教，參禪與修持，均是可以並行的法門，雖方便我門，頓漸不同，然禪淨教戒統一，出生死之心亦一。丈雪、善一大體也繼續了這種風格。丈雪醉禪師語錄載其說法語錄云「朝朝睡到日紅東，不會人前撞木鐘。」以拄杖敲香案云：「天堂地獄，破山僧一擊，七花八裂了也。惟有目健連尊者揚聲大叫云：『快活快活。』大衆且道，此老快活從成神方面得耶？從山僧拄杖頭而得耶？試甄別看。如看出，六出祁山非猛士，七擒孟獲始稱豪。」這是要人直下無相、無住、無念，活潑潑地觸處都自在解脫，充滿了懾人心魄的力量，有極濃烈的西南禪法或地方學風的意蘊。善一在天龍說法，隨機應化，以掃除枝蔓，坐斷葛藤，脫體承當，頓明心性的為根本，亦融攝了這種雄奇清新的精神。通讀其語錄，即不難看出，在地方山川特殊的風情及心靈與普遍性的禪理之間，有某種微妙細密的互應對接關係。如其自言：「天龍峰頂，別是人間，猿啼嶂外，鳥噪雲邊。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事，掀翻陳年骨董，揭舒象外幽玄。玉壺影裏劫初前，亘古乾坤不變。……」喝一喝云：「禹刀不到處，河聲流向西」（黔南會燈錄卷八）。晚明以來，佛教叢林的衰微，乃是一普遍現象，而圓悟——破山禪系在西南的崛起，則發揮了振弊救衰的作用。而丈雪無論於蜀於黔，均可謂宗門有大功之人。任可澄序語嵩禪師語錄云：「黔當明清代嬗之際，禪宗有大善知識二人，振宗風於延江南北，北曰丈雪，南曰語嵩，皆嗣法乳於破山，稱一時宗門龍象。」可見丈雪是與語嵩道望相埒的人物。所以，丈雪、善一作為破山禪系的突出代表，佛教臨濟派在西南開拓發展的重鎮，應該說是值得今人認真研究的。西南禪宗經過幾代人的苦心經營，艱苦努力，已完全能够與東南甚至江南叢林分庭對峙，相互雄長了。

丈雪、善一屬筆吐辭，詩文俱擅，他們不僅精通佛典，而且也兼善外書，有一家獨斷之學，更擅博通綜貫之識，所謂藉教悟宗，隨機設化，融合會通，不著於相，都以為一方禪林師資燈傳史蹟，必賴典籍文獻始可保存，有如西方現象學者視語言為「存在」的「家」，以為語言使「存在」得以呈現。而開示悟入，識自本心，達諸佛理，非關語言文字，亦不離語言文字。其勤于著述者，並非一時偶然之興致。正是這種禪者兼學人的精神氣象，才保證了禪燈與會燈錄的編纂成書。

禪燈之取名，作者自言「蓋天下山水，實由岷山導江發源，入於錦江，而天下洋溢。昔般若羅有金雞銜粟之識，祖道世系亦自錦江發源，遂及襄區，詎云錦江之燈不交映於震旦，而震旦之燈不聯輝於錦江乎？」實際是以成都一地之錦江（二），作為全蜀地靈人傑鐘英毓秀之象徵，匯集範圍涉及整個四川的禪宗人物——無論生自蜀而闡揚宗風於異地，抑或生自異地而傳禪於蜀者，都摘要錄入其源流、行實、機語、悟偈等，盡管與一省法脈盛況相較，所錄僅為片斷語要，然而春色染林，採擷花枝一二，依然可見其韶光浩蕩，姹紫嫣紅也。全書二十卷，所載世次，概繫於大鑒（慧能）名下，依次排列，不分南嶽系與青原系，亦不標明臨濟、曹洞等五宗，自大鑒下第一世起，至第三十九世止（四十世有錄無文），共十五卷。這是由於北宗法脈早已絕沒無聞，禪宗之嫡傳與正宗乃在南宗，同其他地區的禪系一樣，西南地區的禪者亦無不可溯源至惠能門下。卷十六以後，則附以高僧及禪僧傳，專載高蹈卓絕及有神蹟者。總計收錄四百

（二）錦江為岷江的分支，位於成都南面，又名流江、汶江、府河。